

嫡谋

终章

Mian Bei Mei Nan's
Work

面北眉南
著

从此绿鬓视草，
红袖添香，
眷属疑仙，
文章华国。

V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嫡谋

终章

V

面北眉南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目录

第十一章	情定	001
第十二章	筹谋	029
第十三章	出招	056
第十四章	出嫁	088
第十五章	除族	115
第十六章	定亲	144
第十七章	捣鬼	175
第十八章	往事	209
第十九章	闹剧	238
第二十章	赐婚	264

曾奎将吴依玉耳朵上的肉咬下来之后并没有吐出来，他眯着眼睛认真地嚼了嚼，像是在品味一道美味佳肴，然后和着血吞咽下去，还很回味地舔了舔自己嘴唇上沾染的血迹。

四周鸦雀无声，即便是曾家的人看向曾奎的眼神都充满惊恐。

曾奎似乎没有注意到周围异样的目光，视线在吴依玉的那些随从脸上一扫而过，最后狠狠地皱起了眉头。

曾奎的这个表情，让在场所有人都忍不住抖了抖。

“还有几个人呢？”曾奎脸色阴冷地说。

在场之人没有说话。曾奎便死死盯住吴依玉身后的一个随从，又重复了一遍：“还有几个人在哪里？”他才发现之前看到的那两个眼熟的身影并不在这些人的当中。

那人被曾奎盯得忍不住发抖，咽了咽口水道：“跑、跑了。”

曾奎两步上前，一把掐住那人的脖子，“跑到哪里去了？”

其实那名随从比曾奎还要高壮一些，又是练家子，若是平时，他能单手将曾奎这种公子哥儿提起来，可是那些瞄准他的弓箭让他不敢乱动，只能战战兢兢地回道：“刚刚出来的时候，大小姐让他们去联系藏在外头的接应之人，想必是看到形势不对就跑了。”见曾奎的目光像是淬了毒一般盯着他看，他又补充了一句，“他们是大小姐找来的江湖人。”

曾奎听了胸口剧烈地起伏了两下，然后一把夺过旁边一人手中的刀，朝着那人的脖子砍了过去，那人猝不及防，被砍倒在地上。

周围无论是吴家的人还是曾家的，见状都忍不住后退了一步。

曾奎将手中还滴着血的刀扔到地上，然后吩咐道：“去给我把人追回来，生死

不论！这些人都带回去！”

他抬起脚，将自己刚刚不小心粘在鞋底的血迹揩在倒在地上的吴依玉的衣服上，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走了。

众人看到他的背影，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寒噤。

就这样，已经逃出曾家的吴依玉又被曾家的人抓了回去，并且满身鲜血淋淋。

萧微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她又惊又怒，还恨自己的女儿不懂事。可是她又不能不管吴依玉，所以立即带着人来了曾家，这个时候她还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在曾奎手里遭了大罪，不仅下巴被捏碎了，耳朵上的一块肉还被曾奎生生吃下了肚。

可是这一次萧微被曾家拒之门外了。

曾潜不见客，谁也不见。只让管事来回告诉了萧微一句：吴依玉嫁到了曾家，已经是曾家的媳妇，以后只会留在曾家。

直到这个时候，萧微才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

她在曾家门前等了许久，什么法子都用过了，就差要带着人硬闯了，可是曾家已经被曾潜派人守了个水泄不通，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她最后只能无功而回，另想法子救吴依玉。

曾家这一次一改之前谁也不得罪的态度，无论萧微怎么折腾，无论多少人说合，都不肯放吴依玉回来，从头到尾只有一句话：吴依玉已经是曾家的媳妇，万无回娘家之理。

萧微法子用尽，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派人回燕北王府求救。

上一次萧靖西派人来给任瑶期交代任瑶华被劫经过的时候还比较含蓄，对曾奎的事说得比较含糊，任瑶期只隐隐猜到了一些。不过萧靖琳说话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所以当任瑶期知道吴依玉大闹喜堂的经过的时候脸色很怪异。

将那盒“东西”送去给吴依玉，最后又扮演接应吴依玉的人，定然与燕北王府有关。即便曾家之前对曾奎受伤是吴依玉所为这件事有所疑虑，到了这个时候也不能不信了，吴依玉手里的那截“东西”就是最好的证据。只可惜吴依玉自认聪明，最后被人当枪使做了替罪羔羊还无知无觉。

吴家和曾家不管之前有过什么样的利益交换，到了这个时候想不翻脸也不行了。吴依玉不仅将曾奎弄成残废，还在两人的喜堂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将这事闹了出来，曾家若还没有半点反应，宁夏的人要怎么看曾家？怎么看曾家背后的朝廷？就算曾家丢得起这个脸，朝廷可丢不起这个脸。

现在吴依玉还在曾家手中，以曾家父子睚眦必报的性子，吴家和曾家根本就没有办法善了。

这个血仇是结定了。

萧靖琳在信的末尾还提到，萧微本来想要去求卢监军出面救吴依玉的，不过那几日卢监军恰好因为有事出了门，没在宁夏。

任瑶期不由得想，在这个时候萧微还派个太监去曾家救女儿，到底是想救人，还是想要火上浇油？

不过宁夏的事情任瑶期不过是看个热闹罢了，新仇旧恨加起来，她很乐意看到曾家和吴家狗咬狗，最后拼个两败俱伤。

任瑶期看完之后就将信收了起来，然后继续回去酿她的菊花酒。

可能是因为正值秋日，这一日的事情还真特别多。

到了下午，任瑶华又皱着眉头出现在任瑶期面前，还不等任瑶期开口询问，任瑶华就道：“雷家还去了一趟白鹤镇，给任家老宅送了重阳节礼。”

雷霆是个稳当的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妥，礼节如此，所以任瑶期知道任瑶华还有别的话没有说出来，便看着她等候下文。

任瑶华冷着脸又道：“任瑶英遇上了雷家来送礼的人。”

任瑶期挑了挑眉，“哦？她搬弄什么是非了？”

任瑶华不由得冷笑，“还能有什么？她让人拐弯抹角地暗示雷家的人我曾有一日彻夜未归。”

任瑶英自然是不知道雷霆不但知道这件事情的始末，还参与其中。她以为雷家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一定会派人去打听、去查证，毕竟谁家也不愿意娶一个闺誉有问题的女子进门。

任瑶英不相信那一日任瑶华是去了外祖家，又没有办法查出个所以然来，便希望借雷家之手来查。如果最后证实任瑶华当真有问题的话，雷家肯定会退婚，这就是任瑶英打的算盘。

任瑶期不由得好笑道：“难怪她要回白鹤镇，原来是在等机会。”

任瑶英在云阳城的时候被周嬷嬷派人看得紧紧的，根本就没有办法瞒着人生事。她以为回了白鹤镇就会不一样，李氏和周嬷嬷就算要派人盯梢也不可能在任老太太和大太太的地盘上过于明目张胆。

所以任瑶英敢私会周汶，还敢在雷家的人去任家的时候给任瑶华下绊子。她不知道，任瑶华和任瑶期对她从来没有放心过，所以无论她在哪里，盯她的人绝对不会少。

任瑶华冷哼一声，有些倨傲地道：“她不是总想着使坏吗？我刚刚已经派人去白鹤镇把她接过来了。明日就是重阳节，徐夫人要办登高节，云阳城里有些脸面的人都会来，我倒要看看她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我在这里等着她就是！”

任瑶期叹气，她看出来任瑶华这次是真的被激怒了。

她知道任瑶华的脾气，也不好在这个时候劝她，只提醒道：“接来就接来吧，只是人你可要让人盯紧了，别到时候出了什么乱子。毕竟她可以豁出去不要脸，你却不能。还有……不管她为人如何，在外人眼里她是我们同父的亲妹妹，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事情不要去做。”

任瑶华抿了抿唇，“我若不是顾及这一点，她还能有今日？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任瑶英傍晚的时候才回到云阳城，任瑶华站在正房的檐廊下居高临下地看着来给李氏请安的任瑶英。

任瑶英对上任瑶华锋利的视线的时候不由得有些心虚，却仍强装镇定地笑着打招呼：“三姐姐，你怎么站在这里不进屋啊？”

任瑶华冷眼看了任瑶英许久，她想若是依着她以往的脾气，这会儿定会狠狠地给任瑶英两个耳光，然后将她从台阶上踹下去，好让她长点记性。

现在任瑶华对任瑶英的厌恶更甚以往，她却发现自己不想动手了。

所以任瑶华只是轻蔑地看了任瑶英一眼，然后转身先一步进了正房。

站在一旁看着的任瑶期忍不住笑了笑，也跟在任瑶华身后走了。

任瑶英被任瑶华的那个眼神一看，竟莫名其妙地生了一种被轻视的屈辱感，她咬了咬唇暗暗握紧了自己的拳头。

第二日是重阳节，一大清早李氏就带着任瑶华、任瑶期和任瑶英坐马车出门了，任三老爷和任益鸿也要一同去城外南郊，就骑马跟在后面。重阳节登山，向来是与亲朋好友同行。出城之前，任五老爷也带着任益健过来了，因任瑶玉的身体还没有恢复，任五太太留在家中没有一起来。

云阳城外南郊有一座天清山，说是山，其实也就是地势稍微高一些的土坡，早前有人在这里种了满山的梨树，后来有一年山上起了火，梨树被烧掉大半，再后来有人又重新在空出来的地方种上了一大片桂树。

天清山上那半山的梨花开得极美，每到梨花挂枝的季节这里就成为文人墨客们最为偏爱的地方。任三老爷就来这里画了好几幅梨花图。后来因为又有了桂树，到了秋天这里也热闹起来。

因为天清山素来就是文人墨客们常来游玩之处，山上修了不少休憩的亭子，又有几口出水甘甜的活泉眼，加上景致也算不错，所以就成为重阳节登高的好去处。今年徐夫人她们的登高会就是在这里举办。

任家的马车在天清山山脚下停了下来。天清山下有一座江南风格的大园子，最初曾经是燕北王府的一座行宫，后来辽人入侵，萧家败退，这座行宫就荒废下来，

等到萧家再次掌控燕北之后，又将这座行宫修葺一番拨给了云阳书院，所以这里常被云阳书院用来举办各种诗会、画会、文会。今日，这里则是任瑶期她们落脚休息的地方。

李氏带着任瑶期姐妹去见徐夫人她们，任三老爷去会友人，任益鸿则被自己的同窗叫了去。

任瑶期和任瑶华正与柳梦涵和陈之意说话，突然不远处一个软软甜甜的声音道：“瑶华姐姐！瑶期姐姐！”

任瑶期转头便看到了穿着一身粉色衣衫的雷盼儿，迈着小短腿朝着她们跑了过来。

看到小丫头欢喜的模样，任瑶期和任瑶华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雷盼儿挣开自己的奶娘，扑上来一把抱住任瑶华的腿，抬起头来笑得见牙不见眼，“嘻嘻，逮住啦！”然后就不肯放手了。

她这副可爱娇憨的模样，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站在一边没有说话的任瑶英的视线也投到了雷盼儿身上，又看了看任瑶华，然后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大家都喜欢逗弄雷盼儿，任瑶英也笑着温声问道：“雷小姐今日是自己来的吗？”

雷盼儿道：“盼儿的父亲和二叔也来了呀。”

雷盼儿提到雷霆，大家就不由得想到了雷霆和任瑶华的亲事，见雷盼儿与任瑶华感情这么好都有些讶异。好在这些太太小姐修养极佳，因怕任瑶华尴尬，谁也没有继续往这方向上打听。柳梦涵还故意将话题引开了。

任瑶华冷冷地扫了任瑶英一眼。

之后，被邀请来的太太小姐们也都陆陆续续到了，在见到韩攸和任瑶亭一起出现的时候，任瑶期愣了愣。

走在韩攸和任瑶亭旁边的是姜沅娘和一位面相陌生的少女。这位陌生少女任瑶期从来没有见过，她穿了一件浅蓝色绣兰花的通袖褙子，衣裳和首饰都十分平常，身量较高，长了一张标准的鹅蛋脸，长相只能算是中上，气质却十分娴静，让人瞧着觉得十分赏心悦目。

“五姐姐。”任瑶亭看到任瑶期和任瑶华，便挽着韩攸走了过来。

韩攸看到任瑶期的时候却有些不好意思。

几人相互见礼后，任瑶期才知道这个陌生的姑娘是姜家六小姐姜茜娘。

任瑶亭笑道：“我们刚刚还在说今日肯定会遇见你呢。阿攸之前原本想要去找你的，是我说你这阵子肯定有事要忙，所以带着她玩了几日，你可别怨她。”

韩攸曾求任瑶期帮忙引见姜家小姐，现在姜家姐妹与她走在一起，那就说明她们已经认识了，不需要任瑶期再引见了。

任瑶期笑着道：“那我还得谢谢七妹妹呢，不然怕是会怠慢了韩小姐。”

几人除了姜茜娘之外都是熟悉的，所以很快就聊到了一起。姜茜娘的话虽然不多，应当也读过些书，柳梦涵和陈之意说话她偶尔也能插上两句。

聪明低调，不惹人厌，这是任瑶期对姜茜娘的第一印象。

徐夫人让人将菊花酒和菊花糕摆上了桌，说是让大家先休息休息，等会儿一起去登天清山。这次的登山会徐夫人她们也花了不少心思，所以除了登山还安排了不少消遣，在座的太太小姐们都听得跃跃欲试。

这时候，苹果走了过来，在任瑶期耳边小声禀报道：“小姐，郡主来了，派了她身边的红缨来请您。郡主说这里人太多，她不想进来，就在外面等您。”

任瑶期闻言心下欢喜，与任瑶华交了几句，又去李氏那里说了一声，然后才带着苹果离开，不过在走之前她又特意提醒了任瑶华一次让她小心任瑶英。

任瑶期带着苹果不引人注意地出来之后果然看到了红缨，红缨立即带着任瑶期去找萧靖琳。

萧靖琳今日是坐马车来的，任瑶期掀开帘子之后就看到萧靖琳正腰杆笔直地坐在那里。

“靖琳？你之前不是说今日不会来参加登高会吗？”任瑶期笑问道。

萧靖琳吩咐红缨赶车，然后道：“里面人太多，我不喜欢，不过我没说今日不登高。”

任瑶期忍不住笑道：“你歪理还真多。”

任瑶期也是与萧靖琳熟悉之后才知道，萧靖琳在熟人面前的真实性情与她平日里表现在众人面前的有些不一样，至少她并不真是一个冷冰冰的人。

任瑶期上了萧靖琳的车之后也没有问她要去哪里，马车行驶得很慢，风撩开了车帘，让人感觉到惬意不已。

马车行驶了大约一炷香的时间，才停了下来。

“郡主，到地方了。”红缨隔着帘子禀报道。

萧靖琳先跳下马车，然后转身扶任瑶期下去。

任瑶期站稳之后就发现前面不远处已经停了一辆眼熟的马车，而萧靖西正从马车上下来。

萧靖西今日穿了一件白色底子绣云纹暗纹的大氅，乌发黑眸，不过是抬眼朝着这边浅浅一笑，就让任瑶期的心跳漏掉一拍。

任瑶期脚步微微一顿，然后才跟着萧靖琳走上前去。

任瑶期屈膝行了一礼，抬头的时候正好对上萧靖西含笑的目光，两人已经有一段日子未见，不知为何任瑶期觉得今日的萧靖西很好看，视线便多停留了一瞬。

察觉到任瑶期的视线，萧靖西心下欢喜，带着笑意的容颜越发让人移不开眼。

萧靖琳轻咳一声，斜睨着萧靖西道：“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不然下午赶不回来了。”

任瑶期有些惊讶，不由得问道：“去哪里？”

萧靖琳之前说今日是出来踏青的，她以为就是在天清山附近，可是听萧靖琳话里的意思，似乎要去的地方还挺远。

萧靖琳觑了萧靖西一眼。

萧靖西看着任瑶期微笑道：“去温泉山庄，我让人做了几只大风筝，这里放不开。”

任瑶期闻言有些为难，她自然喜欢与萧靖琳在一处玩，可是这登高会是徐夫人和她母亲她们准备的，她离开一会儿没关系，一直不露面可不好。

似乎是知道任瑶期在为难什么，萧靖琳道：“我去找你的时候已经与欧阳先生打过招呼了，先生她最是知道我的性子，你别担心，她会为你遮掩的。”

任瑶期觉得有些奇怪，可是一时半会儿又说不出到底奇怪在何处，不过依然有些犹豫。

萧靖西顿了顿突然道：“风筝是我画的。”

“啊？”任瑶期眨了眨眼，看向萧靖西，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风筝是我画的。”萧靖西重复道。

他虽然还是笑着，眼神却暗淡了，又小声说了一句：“你不去吗？”

任瑶期脸上红了红，想说今日实在是有些不方便，可她不好就这么离开，话到嘴边，不知道为何对上萧靖西的目光就怎么说出口了。当她莫名其妙地开口说出“去”这个字的时候，连自己都愣住了。

她声音不大，萧靖西却听清楚了，唇角弯出一个愉悦的弧度，眼中那点暗淡之色立即被刹那间破云而出的光亮照没了。

萧靖琳不忍直视般别过头去，在心里冷哼了一声。

任瑶期咬了咬唇，觉得自己刚刚肯定是中邪了。只是既然已经应下了，她也不可能再反悔，只能转身上马车，再也不敢看萧靖西一眼。

萧靖琳让任瑶期先上了马车，然后鄙视地上下打量了萧靖西一番道：“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萧靖西心情愉悦，虽然知道萧靖琳肯定没有好话，却还是好脾气地笑了笑，“什么？”

萧靖琳翻了一个白眼，“孔雀！公的！正开屏！所以你现在千万别转身背对着我！”丢下这一句，萧靖琳就跳上了马车。

马车行驶到半路，萧靖琳纠结了许久，才面无表情地对任瑶期道：“你知道史上殷纣王和周幽王的江山是怎么旁落的吗？”

任瑶期愣了愣，不知道萧靖琳为何突然聊到这个，正想回答，萧靖琳却叹了一口气，语重心长地接着道：“史书上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要轻易被美色迷惑，美人泪，英雄冢！”

任瑶期：“……”

从南郊到温泉山庄走了大半个时辰，等马车进了温泉山庄之后，三人下了马车。

任瑶期环顾一下四周，笑道：“重阳节不是出门登高的吗？温泉山庄哪里有高处？”

萧靖西闻言一笑，抬手指着西南方向道：“那里不是？”

任瑶期顺着萧靖西指的方向看了一眼，微微一愣。

温泉山庄的西南方向有一座高塔，塔有九层，被云阳城的人叫作摘星楼，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任瑶期之前来温泉山庄的时候也看到过这一座塔，不过据说摘星楼是温泉山庄的一处禁地，有人把守，等闲不能近前。

任瑶期之前听别的小姐太太们议论，有人说九层塔其实是一座舍利塔，里面供奉着佛祖的舍利，也有人说那一座塔里供奉的是萧家历代先祖的牌位以及萧家传家的兵书，更有人说摘星楼里其实关着一位年纪已经有一百来岁的燕北国师，每次燕北出战之前燕北王都会来摘星楼里请国师卜卦，卜算凶吉。

不过看萧靖西和萧靖琳的表情，这摘星楼里不像是有什么大秘密的样子。可毕竟是禁地，作为重阳节登高的场所似乎不太合适。

萧靖西笑了笑，不在意地道：“一座空楼而已，之所以不让人进去，不过是怕塔太高了，上去会有危险。”

萧靖琳看了萧靖西一眼，没说话。

任瑶期心里虽然有些怀疑，不过萧靖西都这么说了，她也不好再说什么。

三人一边往西南走，一边说着话，突然路边的草丛里出现了窸窣窸窣的声音，任瑶期转头一看，便瞧见傻妞从不远处的一丛矮灌木里探出头来。它的尾巴轻快地摇了摇，“嗷呜”一声正要钻出来，同贺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拍了拍它的头，“打滚弄了一身的泥，先跟我去洗洗！”

傻妞原本摇得欢快的尾巴一顿，然后转过头朝着同贺凶神恶煞地吼了一声。

现在的傻妞已经差不多有一只成年老虎大小了，这一声吼惊得周围树枝上的鸟儿纷纷振翅飞走，一般人听了也会吓得腿肚子发抖。

萧靖西走过去，伸手在傻妞脑门上弹了一指，似笑非笑地道：“精神这么好，多洗几个澡？”

先一刻还发着老虎威的傻妞，连忙偏头往后退了退，瞪着一双圆滚滚的大眼睛无辜地看着萧靖西，身后的尾巴摇得越加谄媚，哪里还有半分森林之王的气势。

任瑶期在一旁看得忍俊不禁。

同贺笑道：“每回都要公子在的时候这小家伙才肯乖乖洗澡，平日在园子里厉害着呢。”

傻妞大部分时候养在温泉山庄，

平日里威风八面，横行霸道，因为园子里的人都知道它是萧靖西的爱宠，谁也不敢拿它怎么样，惯得它越发无法无天，一不开心就要来个老虎吼，给人脸色看。

不过到了萧二公子面前，它就什么脾气也没有了，乖得像一只大狗。

最后因为任瑶期的求情，傻妞免去了被抓回去洗刷一顿的命运，欢乐地跟在他们身边一起往九层塔去了。只是这只傻老虎的劣根性还在，走个几步就要学猫儿追个苍蝇扑个蝴蝶玩个尾巴的，一路上数它最开心。

九层塔外面果然有人把守，不过有萧靖西在，他们三人一虎进去的时候守卫们连眼也没有抬一下，倒是苹果和红缨两人被留在了外面。

任瑶期之前远远瞧着，觉得这座高塔高是高了，进了塔，里面肯定很窄。等到她进去之后就发现塔中的每一层都很宽敞，第一层里面空空的，什么摆设也没有。第二层倒是有一个四方桌，桌上放着一个棋盘，棋盘上摆着玲珑棋局，黑白两色的棋子正厮杀得难分难舍。

从第三层开始出现了书架，书架高至屋顶且贴着四面墙壁摆满了整个屋子，连窗户都堵上了，所以塔中光线昏暗。萧靖西走在前面，手里拿着一盏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油灯，一边上楼梯，一边偏身注意跟在他身后的人。

任瑶期心里对这座在世人口中神秘的高塔还是有些好奇的，所以她一边走一边打量着，心里还在猜测下一层会不会出现什么奇观，只可惜一直上到了第八层目之所及的都是书架。

好在爬到第八层的时候，四面的天窗都露了出来，有光线射进来，塔中顿时变得亮堂了。

萧靖西将手中的油灯吹灭，放到楼梯旁的暗格里。

任瑶期正要转头与萧靖琳说话，却发现萧靖琳不见了。

“靖琳？”任瑶期喊了一声，发现自己的声音不停地在塔里回荡，竟然有

七八次回音，不由得惊了惊。

“这座塔其实叫作回音塔。”萧靖西的声音在旁边响起，也出现了回音。

任瑶期看着近在咫尺的人，心下一跳。

之前上楼的时候没有人说话，她又一直忙着打量塔中的情形，听到自己身后始终有脚步声便以为萧靖琳跟了上来，现在想想她之前听到的脚步声有可能只是回音。

“靖琳去哪里了？”任瑶期轻声问道。

“刚刚傻妞突然跑了下去，靖琳怕它惹祸下去追了。”萧靖西也小声道。

任瑶期想问那为何不与她说一句，不过话到嘴边她又咽了下去。

任瑶期不说话，萧靖西也不说话，就站在那里看着她。

第八层塔虽然因为有窗户而亮堂了不少，但因为周围摆满了书架，人站在塔中并不觉得有多宽敞。

萧靖西站的位置离任瑶期只半只手臂远，任瑶期觉得自己的心跳有些快，半晌她将自己的视线移开，去打量周围的书架，“刚刚没有仔细瞧，这里都藏着些什么书？”

借着这个机会，任瑶期往旁边走了两步，让两人之间的距离远了一些。

“第八层都是佛经。”萧靖西低声说道，随手在离自己最近的一个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给任瑶期。

任瑶期接过，翻开一看，发现里面全是梵文。

她摇了摇头，笑着将书放回原处，“我不认得梵文。下面几层呢？也都是佛经吗？”

萧靖西唇角微微翘了翘，“不是，什么书都有，只有这一层是佛经。”

“哦。”

说完这么几句两人又安静下来，任瑶期觉得有些不透气，虽然两人说话的时候因为能听到回音，显得有些吵，不过她下意识地觉得还是不要安静下来的好，所以她没话找话地接着道：“那第九层是什么书？”

萧靖西没有回答，任瑶期正要抬头去看他，却听到他轻声道：“我们上去看看。”

任瑶期想着，与其在这里等萧靖琳，还不上楼看看，她与萧靖西同处一室说话也不好，不说话也不好，奇怪得很。

“好。”

听到任瑶期的回答，萧靖西便率先往楼梯走去，任瑶期跟在他身后往上看了一眼才发现，第九层似乎要比第八层窄一些，楼梯却高陡了不少，爬起来也吃力。

萧靖西一边上楼，一边注意跟在他身后的任瑶期，提醒她小心，等到任瑶期

上最后一阶的时候，萧靖西突然拉住她的手，将她拉了上去。

任瑶期呆了呆，感觉到手心里温热的触感，一阵酥麻的感觉从左手手心开始蔓延，让她觉得自己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烫了一下。

回过神来的任瑶期立即想要将手抽回来，可是这一次萧靖西将她的手握得很紧，任瑶期根本就抽不出来，“你……”

萧靖西却像没有听到任瑶期的话，若无其事地牵着任瑶期走到最后一层的塔顶，然后回头对任瑶期温柔地笑道：“最后一层是锁着的。”

萧靖西笑着的时候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让人无法抗拒，任瑶期觉得自己的手脚有些发软，连挣扎都忘记了，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前面被锁上的那扇月洞门。

萧靖西一只手牵着任瑶期，另外一只手的手心上出现了一把很普通的铜钥匙，他单手将钥匙插到门上的锁洞里，然后便顿住了。

任瑶期有些晕晕乎乎地问：“打不开吗？”

萧靖西转过头来冲着她又是一笑，然后温柔地轻声道：“你来开好不好？”

任瑶期以为他打不开，便点了点头，然后又意识到自己的左手还被萧靖西牵着，便有些羞怒地低声道：“你先放开我！”

萧靖西不为所动地轻声道：“你用右手开。”

任瑶期：“……”

她觉得萧靖西今日肯定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脸皮厚得堪比城墙，可是萧靖西硬拉着她，她怎么也挣脱不开，动静闹得太大也不行，只能红着脸用右手去开锁。

任瑶期没有细想，若硬拉着她的手的人不是萧靖西，而是别的男子，她怕是宁愿从楼梯上摔下去也不会就这么任人牵着的。她从来就不是逆来顺受任人摆布的性格。

萧靖西就站在任瑶期呼吸可闻的地方牵着她的手，眼睛眨也不眨地低头看着她，目光温柔，这是他第一次毫无掩饰地将自己心中的感情沉默地以不容置疑的姿态表露在任瑶期面前，让任瑶期措手不及。

任瑶期心里慌乱得不行，手指一动，“咔嚓”一声轻响，锁便打开了。

任瑶期转头看了萧靖西一眼，有些奇怪这锁明明好开得很，萧靖西为何会打不开。

萧靖西伸手将门推开，然后牵着她进了回音塔的最后一层。

进去之后，任瑶期便愣住了。

这一层因为是塔顶，所以呈一个锥形，比下面任何一层都要高，没有放置书架，里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塔顶上有一些细细小小的圆孔，今日天气晴朗，光线便透过这些小圆孔从上

面洒落下来，在塔内照出无数的细小光圈，星星点点，就像是落满了一屋子的星光。

萧靖西拉着任瑶期走到屋子中间站定，转头对她道：“外面的人将这里称作摘星楼，也算贴切。”

任瑶期从震撼中回过神来，仔细打量这第九层塔，很快她便发现这一层虽然没有书架，墙上却刻满了花纹。

萧靖西见任瑶期面露好奇之色，便拉着她走到墙边，让她看仔细。任瑶期走近了才发现，墙上面密密麻麻的并不是花纹，而是字。

这些字每一个都只有印在书上的字那般大小，遍布四面墙壁，甚至连离着地面有三四人高的锥形塔顶上也有，只是这些字都是梵文，任瑶期一个也不认识。

“是佛经？这是怎么刻上去的？”任瑶期惊讶地问道。

先不说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在塔内刻满这么多蝇头小字，塔顶离着地面这么高，就算是用梯子爬上去刻写也很有难度。

萧靖西摸着墙上的字，转头笑看着任瑶期，然后轻声念了起来。

萧靖西的声音总是与他的人一样，有着一一种令人迷醉的吸引力，尤其现在，他一字一句，语调温柔，声音低沉，任瑶期就算一个字也听不懂也不由得听怔住了。

萧靖西就这样牵着她的手，看着她，低声念着她听不懂的句子。任瑶期安静地站在那里，并没有将手抽回来，尽管现在萧靖西的力道并不大，只要她挣扎就能摆脱掉。

虽然任瑶期听不懂萧靖西说的是什么，却又觉得自己隐隐地明白萧靖西在说什么。

任瑶期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听萧靖西念了多久，这里光线虽然并不暗，却像与外面是两个世界，一个只有萧靖西和任瑶期的世界。

萧靖西停下来之后，任瑶期过了许久才回过神来，对上萧靖西温柔含笑的目光，任瑶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感到眼睛一阵酸涩。

萧靖西站到任瑶期面前，小心翼翼地将她抱在怀里。

任瑶期的额头抵在萧靖西的胸口，听着他胸腔里发出来的“扑通扑通”的声响，她是后来才回想起来，萧靖西这个时候的心跳声好像有些不对劲，尽管现在萧二公子外表看起来并没有半点紧张不安或者羞涩腼腆。

两人想起来要下楼的时候是任瑶期感觉到自己饿了。她从萧靖西怀里离开，低头轻声道：“下去吗？”

这一次萧靖西并没有再拉着任瑶期不放，嘴角边挂着愉悦的笑容回答，“好。”

两人从第九层塔顶退出去的时候，萧靖西看了看任瑶期，然后将钥匙递给了她。任瑶期愣愣地接过，等萧靖西说将钥匙交给她的用意，萧靖西却什么也没有

说就示意任瑶期跟他下楼。

从回音塔下来的时候，两人都没有说话，似乎也不需要说什么，有些事情今日已经都挑明了，谁也不能再装傻。

出了回音塔，任瑶期问道：“靖琳呢？”她看了看天色，她和萧靖西在塔里待了至少有一个时辰，萧靖琳却一直没有露面。

萧靖西顿了顿，然后才道：“你别怨她，萧家家规，她不能上去。”

任瑶期想问，为何萧靖琳不能上去，她却能上去？

不过话到嘴边却成了：“你刚才说的‘一座空楼而已，之所以不让人进去，不过是怕塔太高了，上去会有危险’是哪里？”

萧靖西：“……”

任瑶期瞪了萧靖西一眼，找萧靖琳去了。

萧靖西跟在任瑶期后面，心里无奈又暗生欢喜。

萧靖琳并没有走远。

任瑶期出来之后没走几步就看到她背对着他们席地坐在不远处的草丛里，右手还拿了一个小木碟子用力投掷出去。

原本蹲在她身边的傻妞在她动作的同时飞快地蹿了出去，在小木碟子落地之前“嗷呜”一声张嘴衔住，然后又转过身屁颠儿屁颠儿地跑回来，将叼在口中的木碟子放到萧靖琳手中，摇着尾巴吐着舌头兴奋地看着她。

萧靖西面不改色地解释道：“傻妞之前瞧见园子里的护卫这样训犬……”

萧靖琳听到声音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起身拍了拍自己身上的草屑，走了过来。

傻妞正玩得高兴，见萧靖琳要走，顿时不乐意了，“嗷呜”一声咬住萧靖琳的裙摆，死命拖着她不让她走。

萧靖琳面无表情地抬脚往傻妞脖子下面一踹，使了个巧劲儿，圆滚滚的傻妞便被她踹得往旁边滚了好几滚才停下来。

“嗷呜——”一骨碌爬起来的傻妞抖了抖耳朵，双眼亮晶晶地看着萧靖琳，像是又发现了新玩法，飞快地跑了回来，团成一团倒在萧靖琳脚边，就差在头上写两个字：“求踹！”

萧靖琳不搭理它，走到任瑶期面前，看了看任瑶期又看了看萧靖西，然后抿了抿唇注视着任瑶期，也不说话。

任瑶期还是第一次在萧靖琳脸上看到类似于忐忑不安的表情。

刚刚萧靖琳没有与任瑶期打招呼就自己下来了，留下任瑶期和萧靖西独处，身为任瑶期的朋友，萧靖琳觉得自己有背叛朋友的嫌疑，因此担心任瑶期会怪她。

任瑶期稍微想了想就明白萧靖琳在纠结什么了，她笑了笑，上前拉住萧靖琳

的手，“我有些饿了，吃完饭去放风筝吗？”

萧靖琳松了一口气，脸上也露出了笑意，立即反手握住任瑶期的手，“走，我带你去吃好吃的。”说着看也不看萧靖西一眼，就拉着任瑶期走了。

萧靖琳带着任瑶期到揽月阁的时候獐子已经烤好了，架起来的柴火还在庭前没有撤下去，两个婆子正拿着小刀在砧板上片肉，摆在庭院里的圆桌上的还有一蒸笼面饼、一瓦罐正冒着热气的汤、一盘洗净切好的水果，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了。

萧靖琳拉着任瑶期在桌子旁坐下，然后挥手让那两个片肉的婆子和院子里伺候的人都退下。

萧靖西随后也进来了，笑了笑，坐到任瑶期对面。

萧靖琳将片好的一盘胸脯肉端过来，然后把烤肉夹在蒸面饼里放到任瑶期面前的碟子里，“你吃这个试试。”接着又起身去砧板边捣鼓那只烤好的獐子。

萧靖西盛了一碗瓦罐里的汤放到任瑶期面前，“这是豚骨山珍汤，烤肉是军中赐宴的时候常吃的，靖琳说让你也尝尝。”

任瑶期看了萧靖西一眼，也盛了一碗汤放到他面前，然后又给萧靖琳盛了一碗。

萧靖西眼中满是笑意，笑得任瑶期忍不住想要瞪他。

暧昧的气氛没有维持太久，萧靖琳很快就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两个大盘子，每个盘子里都放了一只烤前腿。

在任瑶期惊讶又好奇的注视下，萧靖琳面无表情地将其中一个盘子放到萧靖西面前，却对任瑶期道：“男人就应该大口喝酒吃肉，比女人还讲究、娘们兮兮的男人哪里靠得住？”说完便斜睨了萧靖西一眼。

萧靖西低头看了一眼盘子里油腻腻的烤獐子腿，眼皮跳了跳。

萧靖琳也不看他，只挨着任瑶期坐下，然后用手拿起自己那只烤獐子腿，挑衅似的咬了一大口，慢条斯理地咀嚼着。

萧靖西：“……”

任瑶期看着较劲的兄妹两人，觉得无奈又好笑。

萧靖琳很明显是在与萧靖西闹别扭，任瑶期也不好说什么，看了萧靖西一眼，便低头吃自己的东西，她是真饿了。

面饼夹烤肉的味道还不错。

萧靖西摇了摇头，喝汤。

萧靖琳食量不小，不多会儿一只烤獐子腿就有大半进了她的肚子。她的吃法虽然豪迈，动作却并不粗鲁。